

水到自然渠成

我.....谢谢你啊。

阿因装作惶恐不安的模样，俯身道，「阿慧不知泽尹君何意。」

泽尹低低笑了几声，转身向座位走去。

她斜眼一瞧，东方芷紧紧抿着唇，眼里如冰透彻入骨。

阿因心里突突的打了个颤，这下东方芷可难容得下她了，她又该如何斡旋其中？

她手里转动着那枝桃花，果然泽尹还是对她有戒备，才想着要赶她走。

「儿臣有事禀报父王母后，」东方茉蓦地走上前，引来众人侧目，「三妹临时悔婚，枉顾东荒和天族礼法，理应受罚。」

「是我把她带回来的，那姓顾的并非良人，这婚不结也罢。」泽尹摇扇轻笑，「怎么，东荒王要罚？」

「这.....」东方闰犹豫了片刻，「此事有些复杂，容后再议吧。」

「不可！」看样子东方茱是做好紧逼的准备，「此事若传出去，东荒随意撕毁婚约，定是会毁坏东荒的颜面呐。」

「求陛下惩戒三公主。」一帮臣子纷纷附和。

东方闰看向泽尹，近年来东荒实力渐渐增长，天族倒日渐衰颓，他一边境之地，获得了很大的自主权，谁又愿意把利益和天族绑在一起，成为天族铲除异己的工具呢？

因此他不满这档亲事，可奈何无法明面上违命，便找泽尹去天族闹一番，撕毁婚约。跟泽尹讲了不少那顾如卿辜负桐的事情，能引起他在意的人不多，他徒儿算一个。

泽尹气定神闲地小酌一杯，却满脸写着，看你个老狐狸如何收场，敢拖东方桐下水给你当替罪羊你就死定了。

「芷儿，你怎么看呢？」南川王后轻言细语问道。

「儿臣以为，此事出在泽尹君身上，不该罚三妹。」

东方芷的话引来一阵细碎的议论。

「大公主的话是在怪泽尹君吗？」

「刚泽尹君故意让大公主颜面尽扫，大公主许是气不过。」

「可是罚泽尹君，这怎么可能？」



「这尊神若是怒了，四百多年前天庭都差点被他拆了大半。」

「大公主这是糊涂啊。」

.....

东方芷不是没听到这些议论，齐整的指甲刺入掌心，面上却端的平淡，「可此事东荒不作交代，也是说比不过去。三妹，你可愿回静心岩暂且住下？」

泽尹轻笑了声，半讥半讽，「静心岩，亏大公主想得出来。」

那是东方王室曾把桐抛下的地方，偏僻，孤寂，了无生气。

「好。」桐按住了泽尹下一秒便要向东方芷脸上扔过去的酒杯，站起身，「我愿意，也没有人能拦我。」

「那我呢？」

温润的声音伴着院内的春风，吹动了桃花枝头。

一白衣少年，伫在园林的拱门下，风华内敛，俊秀无双。

「那我呢？你走不走？」

桐不言不语，凝视着他，神游出窍。

阿因心里欣喜，来得正好，一出好戏。

顾如卿缓缓走上前，各仙家女眷无不暗暗惊叹他皎若女子的面容，气质如兰。

顾氏乃仙门正统，血脉至纯，奈何满门惨遭到魔族少主之陌屠杀殆尽，如今只留顾如卿一人。之后，顾如卿拜于仙门山德墟师尊门下，天资聪颖，短短三百年就飞升上神。

后来，他在天庭，还未任职，便领命与东荒三公主联姻。

「那日，我奉命来东荒求亲却未到，怠慢了三公主，是我思虑不周。」

这事阿因知道，那时顾如卿仍未恢复记忆，心里仍挂念着清嘉的喜怒，虽不敢抗命，态度倒是敷衍，连求亲都是派下人上门。后面大婚，办的也是草草敷衍，也难怪他俩新婚之夜，顾如卿会在清嘉的塌上了。

「今日，天族，仙门顾氏，顾如卿，十里红妆为聘，求娶东荒三公主东方桐。」

话音一落，院内由德墟领着数十天兵，抬着一箱一箱的珍宝入内。

是求亲还是逼婚？

这顾如卿可以啊，阿因弯眉浅笑，天兵都给调来了，就来抬抬东西谁信？东荒宫殿外怕是已埋伏下重兵了吧，早知他如此能干，自己瞎费工夫作甚。

东方闽也想到这一层，飞快盘算着，觑着泽尹似笑而非的脸皮，想着他定是不打算再帮自己第二回了。这顾如卿，想想的确算女婿的不二人选，何况还有整个仙门顾氏，不过这背后的天族嘛.....

「东荒王考虑好了没有？」德墟咳嗽了声，笑眯眯地问道。

东方闽朗声笑道，「本王这东荒，哪得德墟师尊和如卿上神来访？蓬荜生辉，蓬荜生辉啊。」

南川王后也附和道，「是啊，上回见师尊也是在两百年前的天后的寿宴上了。今日来访，何不在东荒住几日？」

泽尹嘴角噙着一抹冷笑，这对夫妻的太极打得真好。

「是啊，」德墟摸了摸细细的胡须，笑容可掬，「南川王后也是越来越漂亮了，如卿，我们暂且住几天啊。求亲的事，你们年轻人不懂，急不来。」

阿因忍不住扶了扶额，这德墟师尊，还真一点都不怕师娘削他，夸别的女人漂亮那么顺口。她心里倏然生出异样感，什么时候开始，自己竟然会不知不觉间把清嘉的记忆当作自己的，认清自己是谁不好吗？

现场在东方闽的话术下，一片其乐融融。

德墟已入座喝起小酒，顾如卿被桐不知拉去那个角落你依我依了，泽尹君也早嫌无聊先走了。

阿因想着趁东方芷不注意先离开，趁早卸掉幻形术，找德墟相认。

不料，一记鞭子狠狠地落到了她左肩，瞬时渗出血痕。

一女婢疾呼，「放肆，竟敢将酒水洒在大公主身上！」

阿因抬头一看，东方芷拿出了细长的鞭子，目光凛凛。

也是鞭子吗？阿因唇边浅笑，那不属于她的记忆里，清嘉就是用鞭子把东方芷抽得三个月下不来床。

再一记鞭子重重地落到她右肩，那大方得体的声音响起，不带丝毫情感，

「父王，母后，儿臣有个婢女不懂规矩，先带下去管教一番，不扰大家兴致了。」

南川王后见阿因那血淋淋的样子是在骇人，想劝几句，却被东方闾摆摆手，「退下吧。」

「芷儿今日戾气怎么那么大，紫金鞭都拿出来了，怕是要了那女婢的命。」南川王后掩着帕子，还在为那血腥味犯恶心。

「呵，这有什么，一个婢女若能消她的气，也是值得了。在者，她将来继承本王的位置，怎么能妇人之仁？」东方闾转动着酒杯，他先前还怕东方芷处事端正过头，现今是多虑了。

有谁能救她？



阿因捂着渗血的手臂，德墟正在她不远处和仙者饮酒聊天，那模样估摸着醉了大半，没注意到这里的动静。

但此时若大声唤他，他定能注意到，过来解救她。

可是，那样自己不就暴露了？

自己尚且住在清嘉的躯体内，一介天界公主竟伪装侍女潜伏在东荒，有何目的，这可以做多大的文章？

「公主，不可啊，阿慧她服侍您多年……」

夏琳为她跪下求情，却也遭了一鞭子。

「别牵累别人。」阿因吃力地挤出几个字，紫金鞭可不同一般鞭子，打在身上散尽的是修为。

「好啊，慢慢算。」

几个侍女支着她，离开宴会场地，行止一僻静处。

「说，」东方芷缓缓抬起她的下颚，「你用了什么方法博得泽尹君欢心？」

「你是东荒储君，不觉得自己现在竟像个小女儿作态，很可笑吗？」

阿因的讥讽不偏不倚地刺入她的心脏，换来了是一记一记鞭痕。

「说了，留你全尸。」

她终是难以支撑，双膝一软，「说你可笑。」

「你！」

预计的一鞭没有落下。

「泽尹君。」侍女们大惊失色，忙低头跪下。

他手里攥着东方芷的鞭子，微微一笑，却杀意尽显，「大公主问什么方法能博得了本君的欢心，嗯？」

「我，我没有，」她眼眶微红，「我只是在.....」

他附在她耳边，轻声道，「你做的，还算少吗？」

她的瞳孔放大，惊诧道，「泽尹君，你听我解释，那次真的，我不是有意——」

泽尹松开了手，盯着她讲，直到她慌乱地讲不出话来。

「人，我带走了。」

他再也没看她一眼，附身问阿因，「走得动吗？」

阿因点点头，顷刻间被他长臂揽腰抱起，一低沉的声音道，「信你才有鬼。」

东方芷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惨然一笑，竟然有女子能让他再次显露那番温柔的神色了。

泽尹低头瞥了怀中的女子一眼，不咸不淡道，「不想被发现的话，就再撑一会儿。」

她苍白着脸色，紧抿着唇。

紫金鞭一鞭落下，打散的便是十年的修为。而她挨了数十鞭，丧失修为不说，此刻的神力已快支撑不住幻形了。她忍不住想，要是暴露，刚那些鞭子就白熬了。

「没想到骄傲荒唐惯了的清嘉公主，会为了天族的脸面不现形，硬生生地挨了东方芷的鞭子。真是顾全大局，天界该为之敬佩。」

她气若游丝，「哪里哪里，拜泽尹君所赐罢了。」

「伤成这样还能扯皮，也是厉害。」

话虽如此，他放轻了脚步，像是怕颠簸碰到她身上哪个伤口似的。

真是越来越心软了，他心里忍不住笑自己，而且竟是对天族的人心软。

今日，他的确心怀目的，送她花枝想借东方芷逼她现形，近而逼走她。

原本，再等下去，她也迟早因功力衰退而现形。



可不曾想，当他看着她被众人包围，一道一道鞭痕落在她身上时，她冷静决绝的眼神让他陷入其中，当回过神来，脚步早已向她迈去。

或许是因为曾经，他也见过这个眼神，是他六百年前三日不眠不休只身闯魔族结界、杀退十灭殿的魑魅魍魉后见到的眼神。

沉重的锁链刺入骨髓，渠因遍体鳞伤，结痂的血痕从她被撕裂的衣裙中显露出来，她苍白着脸，瘦削的双肩微微颤动。

「泽尹，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」

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真的很喜欢你。」

她嫣然一笑，「这是我欠你的回应。」

「你欠我的，还多着呢。」

他将她紧紧地拥入怀中，横抱着她出十灭殿，「往后，你行医也好，找人打架也好，万水千山，我都陪着你。」

「爱找人打架的，不是你吗？」

他在她额上留下一吻，

往后，佛来斩佛，魔来斩魔。

茯远居。

阿因睁开眼，她坐起身，等着视线变清晰。



这里是，茯远居？

是泽尹带她回来的？

模模糊糊的印象里，有只手托着她的脑后，让她缓缓躺下。

所以，自己是在，泽尹君的.....榻上？

她忙不迭地地正要挣扎地站起来。

「如果不想伤口裂开就躺着，」他坐在桌案边写着字，「省得你再上一次药。」

「你帮我上药？」她指了指自己，她已卸掉幻形术。

泽尹不出一言，笔走龙蛇。

她是周身都有伤，要是上药，那不得要.....

阿因只觉脑袋一片嘈杂轰隆，脸颊发烫。

清嘉公主，我对不起你。

没事没事，就当是长辈，长辈，长辈看一下也.....还是说不大过去。

「我在光玄那埋了三壶酒，下次你帮我带过来。」

阿因丝毫没有想与他交谈的心情，掩面道，「你让他老人家自己给你送过来。」



泽尹的笔下一顿，抬眼看她，她难道不知道光玄.....

原是如此，他对清嘉公主的疑惑不解全都解开了，难怪自己所看到的清嘉公主会和传闻中差异如此之大。

瞬间，冷冷的银光离她的脖颈不到两三寸。

「说吧，你是谁？」

阿因是第一次见他提着剑，原以为被识破后的紧张不见了，
「凡界的一个游魂，暂住在清嘉公主体内。」

泽尹像是听了什么笑闻，「一个游魂有那么大能耐？你背后是谁主使？」

「光玄。」

怎么可能？但泽尹转念一想，若是别人的换魂术，他的修为定能一眼识破，可要是光玄这家伙，可就难说了。而且这的确像是光玄的做事风格，看似规规矩矩其实是最不安分。

她此刻别无选择，一五一十地把缘由告诉了他。泽尹听到一半，便放下了剑，坐了回去，气定神闲地沏茶。

「所以我为了让桐和顾如卿按原本天命书的结局走下去，就到了东荒，后面的事情你知道了。」

泽尹微微颌首，「如此，你挨东方芷的鞭子挨得有些冤。算我欠你，往后你若有求于我，我就帮你一次。」



阿因却不全怪他，或许就像世人说的，因果相报，许是百年前东方芷挨的那顿鞭子报应了回来，恰好她在清嘉躯体内罢了。

「你是如何发现我不是清嘉公主的？」

他喝了口茶，「你要扮作清嘉公主，怎么连光玄受天命书约束，不得擅自出无忧宫都不知道？」

阿因想起上次光玄似乎说过一句，「别的，我出不了无忧宫，也管不到。」她当时有些许迷惑，还以为他是清净惯了。

「你可有名字？」他随口一问。

「没有。」

阿因支撑着站起来，「我想起我还要找德墟师尊，先告辞。」

「等等。」他喊住她，「外面有个人你带走。好像是叫阿慧。」

「你把她从花园里带来了？」

「你送她的丹药，一下增了她万年的修为呢。」泽尹叹了口气，「德墟老头要是知道，该心疼死了吧。」

阿因恍然大悟，「这么说，是她给我上的药？」

「不然呢，难不成你以为是本君帮你——」

「噤——」屋门被重重甩开。



「逃得真快，」泽尹饶有兴致地转动着茶杯，笑道，「这假的清嘉公主，也不是那么讨人厌。」

阿因红着脸，从茯远居跑了出来。

良久，才想起方才他好像提到个人。

转过头看，阿慧跟在她不远处，见她注意到自己，便立马跪下行礼，低着头：「奴婢参见清嘉公主。」

阿因走过去，轻叹了口气，「你帮了我，我却害你在东方芷那待不下去。」

「奴婢惶恐，公主赐德墟尊者的仙药，已是奴婢几世都难修得的福分。」阿慧颤颤巍巍道，心里虽感激阿因，却更是怕她，毕竟这些年清嘉公主的混世魔王的名头骇人听闻。

阿因怎会看不出来，扶了她站起来，「以后就跟着我吧。」

她迟疑了片刻，终是下定决心，「是，奴婢定对公主忠心不二。」

既然回到东方芷身边已是死路一条，也不怕待在这混世公主身边，大不了脱层皮。

阿因盯着她丰富的表情，淡淡道，「你六姑姑家的小崔可好？」

阿慧愣了片刻，不太明白她的意思。



「挺.....好的。」

她是在逗自己笑？

倏然，阿慧见到了从未见过的明媚笑靥，方真正地理解那句话：美人在骨不在皮。

有些人，你见她一笑，便觉着阳春三月般温暖，仿佛这世间美好地不像话。

而这一切，却难是那精致绝美的面容能带来的，她真的是那传闻中骄纵善妒，满嘴谎言欺骗三公主的天界公主吗？

借着身边有阿慧带路，阿因没再迷了方向，顺利地找到了东荒平日接待外宾的处所，鸿渊馆。

阿因问一馆内洒扫的小厮，「德墟师尊在哪？」

小厮一抬眼，身子便酥了半边，移不开眼睛。

阿慧清咳了声，「初七，这位是天界的清嘉公主。」

初七双腿一软，跪在地上，结结巴巴道，「奴婢.....不.....奴才冲撞了公主，请公主恕罪。德墟师尊在.....在馆内东侧的厢房。」

又吓到了一个。

阿因内心叹气，这清嘉公主究竟多招人怕？

她边走边出神地想着，不料前头有不少人手正抬着东西往一厢房内送。

栏杆旁，翩翩公子牵着一女子的手，好看的桃花眼里是化不开浓情蜜意。

「卿卿，你看，我差人给你在院里置办张竹椅，这样你闲时就可在此休憩，可好？」

「好。」

「也可在此品茶，对了，再配上一副东荒仙窑的茶具好了」

「都依你。」

「要不再种上一排竹子吧，夏天的时候风一吹，像师父住的茯远居一样凉快。」

他有些不忍地打断道，「桐，我在此只是暂住。」

「是啊，我忘了，」她落寞地笑了笑，「真希望你能永远待在这。」

顾如卿弹了下她的额头，「说什么呢？我们往后不会分开的。」

愿这对有情人能终成眷属，阿因内心许愿道，也能让天命回归原有轨迹，这样也算给清嘉一个交代了。待清嘉回来，她便能重入轮回。

到时，她是不是也能有去爱一个人的机会，携手到白头。

「师妹？」顾如卿注意到她，略有些诧异地问道，「你怎么在这？」

阿因见他将桐护在身后，不在意地笑了笑，「是啊，你管得着吗？」

顾如卿也是习惯了她的语气，「最近东荒这不太平，魔族屡屡骚动，你可要小心。」

「知道了，德墟师尊在哪？」

「师父在馆内东侧的厢房。」

「可这不就是吗？」

阿慧看不下去了，上前附在她耳边道，「公主，您方才往西边走的，奴婢以为您是想逛逛。」

「对，我就是想逛逛。」

阿因发觉，原来自己迷路怪不得这偌大的东荒王宫，东西南北不分才最要命。

阿因一进屋，浓厚的酒味扑鼻。

德墟脱了靴子，坐在地上，敞着肚皮，面上尽是红晕。

「这模样说是掉酒缸里我都信。」阿因摇了摇头，一面让阿慧去寻醒酒汤来。

「诶，好漂亮一姑娘，长得真像我徒儿。」

「师尊，是我。」

「我跟你讲啊，我徒儿可厉害了，拜入本尊门下不到五十年，就能练成祖传的经法，不到两百年，竟能靠着天赋飞升上神，还免去了凡界渡劫。」

阿因蹲下看他，「她那么厉害的啊。」

德墟嘿嘿一笑，「那可是我仙门山三千徒儿中，我最满意的一个。」

阿因接过阿慧拿来的醒酒汤，递给他，「喝了。」

「这是啥？」

「醒酒汤。」

德墟接过来一饮而尽，「漂亮姑娘的话，要听。」

这真是不怕师娘削他。

「当初，光玄领着她，让她在我和其他三个仙界尊者中挑个师父，她一眼就相中了为师，还不是因为被我英明神武的神姿所倾倒。」

阿因站起身，见他醉成这样，看来还是明日再来找他得了。

正要走到门边，她听见一句，

「也因为她，本尊第一次被天界那帮人看得起。」

入夜，阿因只得暂且在德墟隔壁的厢房住下。

她今日见到顾如卿和桐，觉着他俩心意相通，在者婚事由天族做主，怕是也出不了差池。原想着见完德墟后，向他交代一番便回天界。

这趟出来，想帮顾如卿和桐，却不想自己一点用都没有。

扮作阿慧，误打误撞服侍东方芷，还差点露馅。

要不是泽尹，她挨不了东方芷那顿打，不过，要不是泽尹救她，她也难瞒过去。

那时候，她没想过，他竟会抱着她一路从灼华园走到茯远居。

「公主，公主，」阿慧小心翼翼地唤她。

「怎么了？」

「德墟师尊唱了曲，跳了舞，打碎了三盏茶杯，又托着奴婢讲了故事后，已经睡下。」

阿因点了点头，她方才让阿慧去看看德墟，不怕他出事，就怕他撒酒疯。清嘉记忆里，德墟师尊喝醉酒，六亲不认，每次非

得师娘提着他耳朵管教才得好。

「公主为何一直看着这枝桃花？」

阿因才发现，自己刚还拿着今日泽尹放到她手上的花枝出神，
「问那么多作甚？」

吓得阿慧跪下，俯身道，「公主恕罪，奴婢一时——」

「起来。」阿因无奈道，「能不能别动不动就跪？」

片刻，阿慧见她仍不言语，便缓缓站起来，「奴婢遵命。」

「这花，是泽尹君送的。他倒没别的意思，只我自己觉着稀罕罢了。」

阿慧记起，今日泽尹君吩咐她给榻上那女子上药时，说过那女子是天界的清嘉公主，伤的很重，让她轻一点。

阿慧曾觉得泽尹君眼里，只在意他徒儿三公主一人，才能为她屡屡维护。于他而言，大部分人都是「无」的存在，不在意也不讨厌，纵使大公主多年来百般表露心意，也未引起他在意，怕是死在他面前，都得不到他一个眼神。

「你可愿意跟我回天界？还是有亲人在东荒，我也可让你留下。」

「奴婢愿意跟公主走，」她迟疑道，「只不过我的仙命符仍在
大公主手上。」

「无妨，我明日便找她讨要。」

阿因见她仍迟迟不肯走，「还有什么事？」

「奴婢求公主，也将夏琳带走，她与我共事多年，情同姐妹，此番定受了牵连，怕是不好受。」

「也好。」

晨起后，阿因找德墟师尊道别。

德墟那老头，像是早有预料，略微关心了两句就应了。

他摸着腮上细细的胡须，思忖道，「乖徒儿回去吧，这里有我和如卿，也出不了差错。如卿那里，你可有去找他说声？」

阿因摇了摇头，正要开口，德墟便笑了笑，「倒也不必，在天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」

阿因知道他怕是介怀先前的事情才这么说，也点点头，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
「这个，是你先前找我锻造的法器。」德墟手里显现了一檀木盒，他轻放在桌上，像是护着宝贝似的，「打开看看，可费劲了为师的心神呢。」

她见他神秘兮兮的模样，打开了木盒，是一把精美绝伦的赤色弓箭，她拿了起来，像是立刻有感应似的，体内的内力不断地涌动着。



德墟得意洋洋，滔滔不绝，「这把弓，名曰赤羽弓，世间绝无仅有，和这羽箭，费了为师不少心神照着古书上去锻造，乃是用上古神兽貔貅的筋骨制成.....」

赤羽弓，阿因摸了摸弓身，着实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法器。

这么珍贵的法器，还是帮清嘉公主好好珍藏吧。

阿因将赤羽弓收了起来。

德墟略有诧异，「你不试试？你平日不都对这些仙门法器最为上心？」

「近日算了，光玄让我收收脾性，就不打打杀杀了，再说也没人惹到我。」

德墟哂笑，「也是，咱收收脾性，做个安静美丽的小公主。」

阿因松了口气，继泽尹拆穿她假冒的身份后，她不免得谨慎了些，怕露出破绽。

出了鸿渊馆，朝蕙芷殿走去。

阿因见阿慧一路上唯唯诺诺地跟在她身后几尺远，停下脚步，「你原先可有名字？哪个仙门的？」

「回公主，奴婢原名何荟荟，是东荒的一株芦荟，得了恩典进到王宫服侍大公主，并无父母亲人。」

「那你的六姑姑呢？」阿因好奇道，那哪来的亲戚？



「六姑姑家姓何，是东荒本地一小仙门，我原先就是种在他们家的院子，他们对我照顾有加。还有许多趣事呢，往后说与公主听。」

阿慧渐渐对她放下心防，有些忐忑而期待她的回应，毕竟从没有人认真问过她。

「好啊。」她见阿因笑了，还调皮地朝她眨了眨眼睛，「以后无聊，你就同我讲讲你的故事解解闷。」

阿慧心里泛起久违的感动，六姑姑，可能我遇上了和你一样善良的人吧。

蕙芷殿门口，几个婢女正细碎地谈着天，被经过的阿因两人听了去。

「你听说了吗？昨夜大公主发了好大的脾气，她也太惨了，被紫金鞭打到近乎魂飞魄散。」

「还不是怪她多管闲事，还跟阿慧走得那么近，大公主首先找她——」

「说的可是夏琳？」阿慧倏然拽着其中一位的衣袖，「她怎么了？！」

「这不是阿慧吗？竟然回来了。」

「快说！」阿因皱着眉，不怒自威。

婢女们虽不识她，却不影响被她强大的气场给震慑住，想也知道该是什么厉害的人物。

「昨夜三公主得迅赶来将夏琳带走了，可夏琳她怕是只剩下一口气了。」

阿慧听得心惊，身边一阵疾风，已不见阿因的踪迹。

寝殿内，东方芷作为储君，在案边批阅公文。

顷刻，一影子快到看不清地到她面前，拎着她胸前的衣领。

东方芷有些惊异，记忆里那张美丽嚣张的脸和离得极近的这张面孔重合起来，唯一不同的是，眼前的这个人，神色降到了冰点，透着的是满满的压迫感。

「清嘉公主，别来无恙。」东方芷笑着站起身。

「我来讨两件东西，把阿慧和夏琳的仙命符给我。」

「清嘉公主一见我，便动手逼我给人。」东方芷笑了，「天界不把东荒放眼里可到这地步了？」

阿因松开了手，冷冷道，「仙命符给我，别让我说第二次。」

东方芷不紧不慢地整了整衣襟，指着门边赶来的阿慧，「你讨的人，是她吗？」

她伸出手，手上跃动着一张符纸，可就在下一秒，符纸化为了灰烬。

仙命符，是仙家约束奴仆的底牌，一旦被毁，奴仆便会随之死去，且永世不得入轮回。

「阿慧！」阿因只觉一股血往脑门上冲，她看见几乎也在一瞬间，阿慧消失幻灭。

东方芷竟第一次感到畏惧，眼前这人，若方才是威逼的气场，现在却是丝毫不掩饰的杀意。

「清嘉公主，这东荒的人，自有被管教的道理——」

「出手。」

她盯着阿因将剑抵在她心口不到几寸处，这处事风格为何总让她想起一个人，她看了眼阿因手里的剑，「你如何得来泽尹君的冰魄剑？」

「出手。」

冰魄剑乃泽尹君的法器，虽不常用却也多年佩戴，东方芷不知当日泽尹君以为阿因是清嘉，找她麻烦时不想看上去像欺负她，便借了她冰魄剑给她。后来，一个忘了还，一个忘了讨。

「清嘉公主是要杀了我？」她难以置信，只为区区一个婢女罢了。

阿因冷笑，「你道我没那个能力吗？」

「大公主遇刺了，还不快去找人来。」



「早派人去请东荒王了，那刺客的神力早不是宫里的护卫能敌的，刚里三层外三层的侍卫要围攻，竟然被一击而败，大公主被打得丝毫无力还手。」

「什么刺客啊，分明是仇家找上门，那位可是天界的清嘉公主。」

「什么？！天界也欺人太甚了吧。」

周围的人嘈杂一片，不敢靠近。

阿因旁若无人，手里的冰魄剑步步紧逼。

紫金鞭早已被她削成好几段，东方芷无法器傍身，只得步步躲闪。稍不注意，东方芷脚下一趔趄，摔在地上。

阿因眼里的寒意丝毫不减，冰魄剑指着她的咽喉。

「你.....到底要做什么？」东方芷嘴角渗着血，短短时间内，谁能想到眼前这个人像玩弄似的，不伤她要害，却剑剑落在她身上。

「你的紫金鞭，是这样用的，我便还给你。」阿因本不想计较那顿鞭子，可先是夏琳，后是阿慧遭了她的毒手，她不可不计较。

「师妹，住手！」顾如卿按下了她的剑，错愕地看着她，「你在干嘛你知道吗？」

南川王后将东方芷护在怀里，哭着抚上她的脸，「芷儿，你怎么样了啊？别吓母后。」

阿因环视了一圈，顾如卿和桐，德墟师尊，东荒王，东方茉，还有几近七八成的宫殿护卫将她围了起来。

「王上，我徒儿犯下过错，是我管教不周，把她惯坏了。」德墟向东方闽赔笑道，「我一定好好严加管教，事关天界和东荒，王上可否大人有大量，宽恕个一二。」

「父王，长姐身为东荒储君，天界公主地位再高，也不能如此放肆。这事情天族一定得给个交代，严惩清嘉公主。」

东方茉话音刚落，响应声由四面八方传来，此起彼伏。

桐出乎意料地走上前行了个礼，「父王，此事不知原委，轻易定夺过于武断。」

「长姐待你不薄，你竟然帮一外人说话！是为了顾如卿吧？因为爱情可以不顾亲人安危，东方桐你就是个生来草包的贱——」

「够了！」东方闽一摆手，四周一片寂静，都在等着他发话，「清嘉公主为何当众欺侮小女？」

阿因不言，德墟盯着她的面色，「有谁知晓？」

几个侍女唯唯诺诺地开口，一五一十地将夏琳和阿慧的事情说了出来。

东方茱闻即怒斥，「荒唐！两个我东荒的婢女，要罚要杀皆由主子定夺，你就为这伤了长姐？！」

「求王上不要饶了伤害芷儿的人才是，」南川王后充满恨意道，「芷儿若有半分差错，臣妾就算穷尽我南川一族的所有，也定要让天界付出代价。」

德墟还要好言相劝两句，不料听见了身边阿因的笑声，「生来便可处置他人生死的人，位居高位，好不光鲜。」

「为仙者，为一神族之储君，说是慈悲，说是大爱，竟能为了妒意去杀人。」

「东方芷被我打伤，东荒一族难放过我；阿慧被她打死，魂魄幻灭，又该找谁讨去？她六姑姑可有能力效仿南川王后倾尽全族之力要个说法？」

「可也有人在意她啊，这说法，我讨得了，便会为她一试。」阿因松了手，冰魄剑掉落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「东方芷，你该庆幸你生在东荒王族，也该庆幸我的懦弱，否则今日的你，会比阿慧的下场惨上万分。」

「来人，拿下。」东方闻一声令下，侍卫一拥而上。

「谁敢动她？」顾如卿皱着眉，护在她身侧。

「如卿，让开。」德墟叹了口气，「你师妹长大了，有些事情，她做的不论对错，都该自己承担。你现在不宜插手此事。」

「师父，您真不打算——」

「让开！意图杀害上古神族王储，这祸只能她自己收拾。」

顾如卿看了眼桐担忧的目光，终是移开了脚步。

阿因毫不抵抗，立刻被侍卫擒住双臂，跪在地上。

「德墟尊者，此事本王会上稟天界，等候天界最终的判决，」
东方闽冷冷道，「在那之前，清嘉公主只得屈尊住在东荒牢狱了。」

德墟走到阿因面前蹲下，第一次见他认真严肃，「徒儿，你要不要求光玄帝尊？」

阿因低着头，半天憋出个字，「不。」

「就算关进东荒牢狱？」

良久，就在德墟以为阿因要改变主意时，她冷不丁道，「我死不了。」

「好！」德墟忽然一喊，惊讶了众人，他站起来，朗声笑道，
「好！东荒王，我这徒儿生来惹祸无数，唯独这一件，本尊认为，她做得对。」

「你！」东方闽气不打一处来，冷笑道，「既然我东荒在天界眼里如此不堪，那就顺了尊者的意，将她关进极寒之狱。」

「一大早，好戏便演了大半。」



泽尹从树荫下走了出来，走到阿因面前，「冰魄剑用的不错。」

「泽尹君，今日就算是您开口，本王也不会有丝毫退让。」

泽尹轻笑道，「别误会，本君只是来找前日丢的法器。不曾竟是被清嘉公主偷去了，本君也是来找她问罪的。」

「泽尹君，父王已经要处置她了，倒是再加一条偷窃仙器的罪名便可。」

东方茉暗笑，这天界公主被判得越重越好。

「可本君想亲自处置她，」泽尹懒懒道，话里却有几分威逼的味道，「况且，本君的事情，何时轮得到东荒插手？轮得到天界插手？」

东方闽见泽尹有意护着她，若是起冲突，东荒绝对得不到半点好处，因而摆手让侍卫退下，「便依泽尹君，可一旦天界的判决下来，清嘉公主便得交由天界问罪。」

泽尹像是没听到他的话，将阿因拉了起来，带着她离开了。

「师尊，好自为之。」东方闽冷哼一声。

德墟拱手笑道，「彼此彼此。」

待众人散去，顾如卿终是问道，「师父，你方才为何不让我拦住泽尹君？他可是扬言要取师妹两千年修为的人啊？」

德墟白了他一眼，「这还不是怪你。」

顾如卿语塞，桐忙解释道，「我师父不是这种人，他不会的清嘉公主下手的。」

「刚他俩那小手牵的，还不算下手？」德墟啧啧道，「要真下手，我那漂亮徒儿还不知要吃多大亏？」

桐一脸迷惑，德墟笑了笑，「很多事不需懂，水到自然渠成。」

本文由 [Circle 阅读模式](#) 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